



屠漸山蘭暉堂集卷之十目錄

碑記

任丘縣王君河碑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上壽堂記

陳氏祀田記

雜文

述諫

行原



屠漸山蘭暉堂集卷之十目錄

方州書樓藏書		
冷湯殷整理		
編列	字	號
年	月	日

鳴楸解

仕解

雷解

說弓

中麓說

讓陸大夫文

書

與陳約之書

與呂生書

屠漸山蘭暉堂集卷之十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河自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迤于郎莊滹流縈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漑百利是興腴壤攸賴也敷濟弗若泉源堙沉淵藪墳墟荻莽載望于是民寔病焉盖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暮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

而胥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
令矣乃鳩工量材乎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
便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
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聿成蓋遡源而達于
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裒若橫帶
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曰
嗟乎夫自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
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跣馳凡百
轂之任千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

流抱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
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舸艦鱗次帆檣
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
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
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挹
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輸之足矣夫斯河
之浚也王君之澤弗可泯也廼遂稱爲王君
河云而邑博劉生達等敘其事乞文于予予
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之誼乎予讀召康

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弗剪弗伐召伯所茇又
曰弗剪弗拜召伯所說夫甘棠非召伯所自
植也非有滋漑樹藝䟽浚培築之勞也而甘
棠又非有流行汪濊之澤也愛其人思其所
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况于經營敷引心
力周咨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
稱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
高城深塹邦邑之所以爲固也禦暴興利循
良之所以未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

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
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
有徵于斯文乎銘曰

壯哉任丘翼燕控幽瀛海外靖滄源內流陸
次萬轂水集千艘沃原膏土厥壤可游河流
泌泌歲久而窒彼流渟斯蔓焉沙磧方舟絕
維隰原罔績歷歲伊久民用胥戚惟我王君
志淑而明日惟令職政在惠民河流弗達利
源是堙迺洪誥治身率以勤下令若流民赴

若決堤障雲馮緯畚烽列丁弗知憊儲罔告
竭崇功隆隆成之不月恣彼河水流之云云
濬源自東匯于茲城行坤發潤應乾煥文淵
泉溥博元功聿新翼翼重輪斌斌浮鷁晝夜
交馳百里一息纏纏五財川至林立洋洋甘
流家濡戶給恣彼河水流之漪漪形澄內朗
玄德涵虛惟我王君惠流在茲至平備物止
鑑無私於惟任丘任君城之惟邑有河王君
營之河流冲冲桓桓崇墉二君重功萬祀攸

同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
遺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
被羣動功洽后世所以導物闡化經世軌俗
者遐乎莫之敢忽也 高皇帝剪毆胡元昭
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千祀者亦始復我
帝王疆土之舊侷德天地邁功湯武越旣首
褒元忠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

天常茂建人極百五十年來朝有批鱗之臣
野多死綏之士雲蒸霧變異世同揆皇皇哉
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 皇上綏文詰武
萬宇和洽越十有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
命按畿輔諸關軍事建節遐御憑阨遙覽于
是憐焉悲曰是地也周陟諸胡分剽強虜豈
無干城巋岳扞外動內甘死蹈節之臣乎豈
無膚鋌瘢者袒刃決背楚部陷堅致命不二
之士乎此而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建忠義

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廟則
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軍周朋而下若干人
博采羣議允若輿望獎義貞度庀物稱勞不
踰月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
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
湮弗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
靡有匱已自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耻
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
色厲氣溢于平居而徼執恐訕醜顏苟難旁

睇則鷹擊豹踞無少下迺預危茹詬豕鼠突
竄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盡非 朝廷素訓
之卒哉感曠悍肆外靡禦寇而亂內訌居若
煦煦舖驕子其終則豸虎而假之翼也豈其
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之習非也
是故衽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嬖
姍選悞于睢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掖元
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
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建也崇

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恢恢勸乎堂
庶枚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欷
噓沾臆其否也未嘗不額感汗頤驅疾以睨
也嗟乎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于世須
臾也貪夫狗生畜縮竦讐自視恬然久矣生
爲游氣死爲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
狗義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
嶽酸鼻撫膺故義士不忍須臾之久而易萬
世之名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

氣夫今而后可以喻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
封疆不守不可謂忠墮職廢命不義之大者
觀于斯廟可以知耻矣予既以廟事文之碑
復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焉金
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
也后世于是乎覘政矣辭曰振金兮交鼓醴
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蕭靈不來兮日將
暮瞻靈兮鬱紆竚繁會兮九衢靈剡剡兮抗
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遙望兮平原怒目問兮

頰顏搽長劔兮控鳴弦天窈杳兮日晝寒陰
沙零兮夏雪冰鱗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兮厲
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揆耆武兮又以忠威
靈懟兮神愈雄悅昭朗兮旋故宫光有俊兮
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泠泠風兮又以雨
騰虹燁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倏既假
兮惠成焱遠逝兮揚於橫北海兮歷幽雲都
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爲民正殪讐虜兮
振靈武徒呈皇兮植戈以舞

氣夫今而后可以喻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
封疆不守不可謂忠墮職廢命不義之大者
觀于斯廟可以知耻矣予既以廟事文之碑
復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焉金
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
也后世于是乎覘政矣辭曰振金兮交鼓醴
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蕭靈不來兮日將
暮瞻靈兮鬱紆竚繁會兮九衢靈刻刻兮抗
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遙望兮平原怒日罔兮

頽顏搽長劔兮控鳴弦天窈杳兮日晝寒陰
沙零兮夏雪冰鱗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兮厲
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揆者武兮又以忠威
靈懟兮神愈雄悅昭朗兮旋故宫光有俊兮
氣靡終來繽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以雨
騰虹燁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倏既假
兮惠成焱遠逝兮揚於橫北海兮歷幽雲都
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爲民正殪讐虜兮
振靈武徒皇皇兮植戈以舞

上壽堂記

今天下江南稱麗區焉顧情民侈士便巧渝
佚多瘡癘天札之虞崇德爲浙西朴邑民鷲
而勤士質直尚氣有長老先生之遺焉故其
鄉亦多黃髮壽考者云周德茂者邑之隱人
也年百有三歲身見其雲孫矣而子男年亦
皆七十餘孫亦年且五十髮番番侍也先是
孫塤卽故基構堂焉扁曰上壽每歲時奉翁
居之子孫相率進觴賀耄穉繽紛五世咸秩

而賓客婚姻豪傑持酒肴自四方至者方艦
浮驂川湧閭隘莫不爭覩遺老頓首而出訢
訢如也予聞之以爲盛事希世鮮觀意翁之
爲人盖有陰福焉間從其曾孫給諫君游問
之則曰曾大父無他奇性朴雅孝弟喜賑施
人之急常從兄自外賈歸盜劫兄將刃之大
父急謂盜曰予有老母非兄食不甘寢不寐
也願以身代兄死語竟橫涕長潛肉袒請就
刃盜義之并釋兄弟母胡夫人病則籲天曰

文忠不孝不能善事母願以身代母死既又
嚙股肉和藥進母病起瘡亦愈君子曰嗟乎
天之報善人有徵也哉予觀今之言壽者咸
樂生而戚死其于利害榮辱雖至細小輒較
量自便顧助助勦勦晝夜馳逐豪芒之利曰
以自養也甚者視族姓兄弟如途人雖衣鷄
懸釜若罔知聞矣身淫褻廢禮法日戕其父
母之遺軀焉至病疾患難則呻吟祈哀蓄縮
自愛惟恐弗延也此其人抑又能捐頃刻之

命脫兄于羣盜之手哉彼待父母抑又能忍
其身忘死以重傷否也夫周翁非逆知盜釋
而身完無恙也分必死耳卽弗死又非逆冀
其必壽也顧卒弗死又且壽壽且益高其視
今之人躬厚以自延者若以爲可無死也廼
或弗壽輒又夭以死嗟乎嗟乎予于是而知
天之道有徵也已屠應垓曰 章皇帝時韓
護衛朱氏者壽也仍父子繼皆幾百年又皆
身見其玄孫韓王上之朝以爲元化所漸被

而治世之人瑞也 上下詔褒之復其家終身月賜米石帛二匹乃周翁壽過之而行尤篤厚于有司未有聞者何也抑予從給諫君覲其家多君子長者如周翁亦宜如周翁壽顧不止父子代相繼已耳故予于斯堂也又習知壽周氏者之歲無已也

陳氏祀田記

陳氏于鄞稱世族族凡二千餘人至光祿君應和始置祀田奉先宗廟世祀初光祿君爲

給事中奉 詔持節冊就封琉球王清 國

家凡使琉球者念通海外絕域令有司給供具甚盛踰等君輒自抑損費減十二比至琉球方產琛麗一無所問國人服其廉高事竣歸王清奉黃金一鎰爲使者壽卻去不顧王清具其狀上之朝詔使者受金再辭乃拜命金如圭微圓色紫陳君旣受賜則以其金購田十五畝稱祀田田在縣南某鄉畝入鍾足供其春秋祀事予于是蓋未嘗不咨嗟稱善

也夫琉球于東南夷最遠去京師三萬餘里
冠帶所鮮被教化殊略也顧能秉執禮義其
視天子之使也若尊威神焉無敢以其土地
之毛有所淆請也卽所餽金固微裁足通禮
而已猶以使者故上之朝可不謂斤斤藩臣
之節哉政佚之國其臣必頗故雖官市都邑
之吏官禁近者典憲在前刑法在後贖賂流
聞猶若無畏也而使若于海外恪忠無私交
抗節沉冥潔身無知之域足徵我中國風教

燉甚 主上湛恩天需涵濫沃邇獎共靖之
臣優守藩之國昭德布賚褒應如響情之所
通裔夷弗遏休哉君臣之際乎而君之懷
上之賜也無敢以爲私藏比義聯族追遠敦
孝樹之土田殷薦宗廟以昭事其先人錫厥
胤嗣所以示后世誼至休明也煌煌乎諸美
備矣往予觀太史公傳陸賈謂賈使南越卒
令王佗稱漢臣受其賜橐中千金裝歸具車
馮酒食歌舞愉樂以爲賈善夫南越悖慢易

漢其于琉球無足論較乃賈為漢使多私受
金弗以聞徒持歸事產極欲為樂此與陳君
處琉球金事相去殊絕而儒者論古人輒以
為卓異不可及此與目聽何異哉予故併記
之以示來史陳君名侃字應和予同年進士
論篤有雅操今為光祿少卿嘉靖戊戌夏六
月壬寅朔日

述諫贈給事前谿戴君

嘉靖己亥春二月 上將南巡楚服謁祀

先皇帝園陵詔集廷臣議時二三大僚暨諸
臺臣上疏諫弗允給事曾君燧李君逢周君
琬謝君廷蘆繼上疏諫又弗允乙卯 駕發
臣民奔走至京西門給事績溪戴君歸具疏
極諫其略曰臣嘉猷伏見 大駕南狩其留
居百官六師萬眾瞻仰戀慕弗忍寧休皇皇
來歸茫若有失至相對泣下此見聖德感人
戴若父母弗能一朝離也 太子二王幼在
襁褓怙依顧復更萬羣情保育之責至艱且

重臣惟 陛下俯念臣民眷懷哲嗣天衷隱
紆有獲焉不能自巳者矣且 陛下親馭萬
乘涉荆楚之遠疆以卜 二聖幽貞之邑孝
至隆也臣愚以爲天子之孝顧宗廟社稷安
否耳宗社有萬年之安則二聖有永垂之裕
雖玄兆北遷梓宮南祔二聖之靈亦必歡然
底逸 陛下令一二篤厚大臣憑神靈奉成
命謹護往來不過三月之間可以卒事萬萬
無患固不必躬出萬有一危之途若士庶人

終身之孝也臣愚伏望 聖駕卽日旋歸使
後世頌 陛下孝德之光隆于二聖而重憂
宗社若此天下幸甚至乎供億浩繁財用虛
耗北虜竊伺小民流離意外之虞種種宜豫
此在 聖明固已洞見臣不敢言疏具命使
者馳詣行在以聞時 駕行疾甚疏至 駕
已越衛輝衛輝行殿災 上怒甚訥言持疏
弗爲通使者叩頭力爭疏迺得入 上命逮
嘉猷繫京師詔獄竢後命乃理越兩月駕還

命併逮烜等俱奪諫職謫邊方雜流一官吏
應竣曰懿茲休乎 國家養士之盛于此足
徵哉語有之庸夫狗身中士眩慮故臣之不
欺者古稱難焉今 皇帝以來予數觀見之
矣 皇序紹弘大禮三定廷臣集而諫者數
百人其譴若戍者蓋十之一焉羣言殷興獄
事肇易廷臣集而諫者數十人其譴若戍者
蓋又十之一焉至于禮樂營建刑賞廢置凡
國家舉大政事廷臣先後諫者又輒數人其

譴若戍者蓋又十之三四焉雖誼違若時忠
忌劇上昧古昔先信之誠至于獻誠畢辭有
犯無隱硜硜然自謂抱不貳之誠揚厲翼之
志者矣是役也 主上達孝省方述古先帝
王之曠軌而諸臣上言者復至十數弗以往
故有所萎蕪也 主上濡嘔淫覆無所摧震
而五給諫亦僅得謫遷以去可不謂恩且幸
哉南巡時予職在扈從神人效靈億兆僉應
徒御恃以無恐然往返底勤幾六千餘里追

憶身所經歷則諸臣之言固亦先事寃慮弘
保稽謀者也至于讀戴君所馳疏反覆忠婉
蓋有餘愛焉予不覺動于心爲之潸然涕殞
也治朝養士之効主聖臣直之符其煥乎明
章也哉予方職史事欲緝諸諫辭爲五諫臣
傳以示之將來彰國休美而或者乃哂予曰
嘻子不聞周君謝君之言乎其糾東朝諸
臣也而子亟稱之匿怨也夫子曰唯唯否否
是不然國家授諫立官以公媿惡昭勸戒

風厲士大夫而史氏者且推之以詔後世者
也二君子之論糾諸宮臣也子謂之盡非公
哉而予欲以介然私望匿諫者之微詞則予
之職顧隳而二君子之言愈公且昭也于是
述其槩爲戴君贈戴君蓋予同年進士云

行原贈李子大穉

予童子時則聞嶺南有李子矣比弱冠則李
子尹錢塘平湖去錢塘不二百里聲相聞也
戢戢而明明錢塘之民畏愛焉旣又主稅臨

清臨清當齊魯燕趙之會貨藪而洿姦商巨
賈多豪滑不易治卽李子治之無弗曰廉而
剛也旣又遷禮曹予爲同官卽日叩其言風
勁矢激無少避性又孤介甚視聲利若在污
泥中其聲利人視之亦隱然巨仇也予見其
家無官資內一老婢徒跣負子踉蹌行也其
婦喪日夕撫其子戚戚而神傷再䟽乞歸葬
不得請不已人或病李子爲愛予嘆曰嗟乎
夫所以爲李子也夫婦也父子也人道之綱

也綱舉而目成就理矣甚哉情之移人乎鼠
穴弗窒河流滔天寒灰星星發之燎原侈慾
而斃倫交物而售愛故以色投者終必畔友
不以信者愈狎而愈猜心難操存而情無紀
極禮義者情欲之經也苟無禮義之經焉則
其甚也子且失之于父而况于匹妃之際乎
諺有之愛母者腹子欺公者忍室旣迷厥原
而百行弗飭矣諒哉李子之爲道也誼誠結
于心而不可解夫故死生之弗易且李子之

仕也擊剛而植柔甘節而吐華豈其性與人殊哉媚于君而愛于其民弗之有越焉耳矣是故志士仁人持一言而捐生以死者衆也何也彼誠愛其信而弗奪于其情夫臨大節惟定情者能之嗟乎吾有以知李子矣

鳴楸解贈黃考功德兆

齊郡黃君德兆仕于朝退耕于海野居數年太宰舉其才徵還郎中道莒城止舍舍庭中空夜聞聲焉聲之所起如風颺颺迤颺翠卉

枝柯相樛飄舉升降涓泉若流若然勃鬱激逸駿鞞疾浪汨截駭騎崩奔綿延抑歷翕協醜醜迭盛更微若諧或怒恍惚靈變幽暮遘迂究若有端視不見所邑大夫晨馳而告曰是之謂楸鳴者也楸植于舍且數百歲矣曠世一啣聲聞喤喤土人志之曰維楨祥理或晰而莫折事有微而必彰陳寶鷁而節來室木蘖而蹶張鶴鳴陰而爵縻鳳止岐而德昌宜哲民則以興業典冊燁而垂光也海野子

來以告少微生曰吁有是哉運化莫齊氣感
斯激應月以潮矢風而疾龍矯雲翊電迅霆
擊予覲夫物之感于聲也清商奏夏木零處
女嘆巍城震彤睨豐鼎雉升宮鐘應銅山傾
風出囊而應嘯獸仰沫而翔廷石何憾而質
隕水何感而淵騰虛管協候空谷授音固無
心以類致亦頑冥而兆靈吾請語子以楸鳴
之徵可乎夫人之爲精也撫英韞靈委端于
天體則軌曜智越垓埏故能淪格晦邃徹歷

幽玄盼蠻變動微入無緣也王者循民辨政
鳩度治官裁紛釋撼匡奠以安皇皇羣辟掌
之宰吏明掄周虞登賢斥鄙百度齊均四海
咸乂子寔哲良宅揆繩馭迺今服休采列冢
貳者咸抑皆緝緝濟濟視民若子兢兢緝緝
位暨于理哉其或躡誦夫詭脛媠適狂殫民
厚殖背道自臧仇若秦越刈若莠稂急若束
濕薪剽若振萎黃令鶴仗轂牧羊以狼上下
弗恤隕越爲昌于是羣黎畢逋籲天自辜大

東興誼鴻鴈矢歌舛易陰陽互睽天龢斯楸
之鳴恍與爲徒也亦有憑憑俊又屹屹榦楨
荒遜在野播遺弗賓容瘁楚澤名淹衡門藿
藜弗給山澤長辛圭璧膚玷驂騶棄握窮徼
終遷沒身未謫南冠伏纍園轅執戟天生若
才用之不卒則亦戚慄屏忤情營氣蒸俯觸
草木聃通神明淵憮瞑聽寄之斯鳴子方亮
凝丞弼后先踐斗樞提衡銓迸黜蠱吏寧章
化元植登曠哲甄崇逸賢景風四協穆氣不
奸神之聽之福祿來延名勒洪鼎功被朱絃
嗣卷阿于國雅張廣樂于鈞天斯固感楸鳴
于茲夕信楨祥之不愆也

仕解

菁山先生第進士仕于朝者一年補蒲圻
令凡從先生游者咸弗懌且曰惟先生亦將
弗懌也以語屠生請其故曰內外之仕異矣
逸勞戚樂夫顧弗異耶曰然則先生無弗懌
矣應垓亦無弗懌于先生夫仕求行其志而

已龍蛇之螫以求伸也鋒刃之利以試堅也夫志求行而已夫逸樂以榮內者將志行而職舉耶抑由由焉淹歲月懼過譴爾也故矢言匡論紆謀曲計而格上以宣澤者鮮矣敦化操法據典任怨序職糾違而剗以遂于下者鮮矣不可行而言贅也權弗屬而欲行罔也任其事而弗能行尸也欲行而衆弗一時弗便詘也其志果行也乎哉而令也莅位而上安序屬而下率布政而人歸令出而罔弗

服而又近民而威惠之施也便故公卿失色于國都者令得專制于一邑矣而謂志果不行也乎哉子未知夫馬之良者與奔躡飛電過如飄星驅策下上弗駭也踰太行超函谷竟日而致千里夫然后才殆畢見而驥之名稱始殊今夫遐方之獻天厩之畜非盡凡馬也然逸而弗御飽上櫪嘶豐林日羣于凡馬之中而才不一試邈焉無聞是逸勞戚樂致焉者之殊矣先生厚積而悅施慎修而務濟

志行于仕而才見于外其奚弗憚之有先生
闢之曰生知予哉生知予哉予固無弗憚也
夫知予之得行而弗知予之弗善于行也如
之何屠生曰應峻固有以知先生矣昔予事
先生者三年問爲令先生曰政在儉儉則弗
取人故民安民安則愛生而務畜罔弗又矣
應峻識之他日請益曰政在和衷強曰抑弱
曰保姦曰刑枉曰直皆所以牧民也殘弱侮
枉賊善也畏強怙姦牧不善以敗善也故政

乖而民亂矣二者喜怒奸之也喜怒奸其中
斯好惡紊而善惡靡所定故曰改正也正其
情斯和衷矣應峻又識之是故端儉正則和
物審治二者爲治之本令之所難也而先生
言焉其顧弗能行乎且先生之教也不苦不
甘引明而通蔽夫善教又聖人所重矣秉二
善而教以導之其奚弗善之有詩曰爾之教
矣民胥傲矣

雷解

已亥秋七月朔雷擊 奉先殿右室是夕鼓樓災宗伯稽古陳議請明黜大僚以勅天戒于是司寇屠公僑南宗伯呂公楠請罷詔可僉戚戚心異之以爲黜之弗若也史某氏解之曰吁夫天之赫怒以威也爲雷爲霆陰薄陽摧隱赫若巡斬訇若追颺揚電矯虢虢虺虺磅礚鬱律磔薄迅越千轂駢擊萬礮虺伐駭氣漂奔殺機闕發當是時也丘崩嶽遷魍潰颺蹶凶人秉危儻忽亡魄窮莽夫勇蒙卓

喪力子婁罔施其精夸都莫措其疾行若負刃庾安得穴身豈定舉面鮮恒色及究其所摧滅也則獍猥免兇逆脫疇戾迪而抵攢或輓操而罔慝不滔之命罔渝之理亦逸而已矣廼或嶢華挽薦其石虬木摧折其枝故宮焚薨雋宇壞栢釋此糾彼其故何與天道恢恢當威見值逢衝則捩遇披則入固非斤斤以替微纖纖若飭職也將嚮噬慘嚙致毒所觸隱若虺蜴云爾哉今夫萬乘之怒九重之

威矍矍赫赫亦猶霆雷也劇然廣運逆意則
誅珉瑜在御當者爲奇呈脫函車之獸網漏
吞舟之魚故愛之加膝憎之苴履惡之成厓
蹶好之生翮羽慘燠爲冬春進退異虎鼠崇
之則跨騰青雲之上抑之則委塗黃泉之下
朝握夕擯安論潔污猶之雨露所潤日月所
臨函氣者育失化者零豈云荃蕭之芳賤騶
狝之美惡鷓鸞之鷲與仁哉雖然天不可慮
道不可幾仕無常遇士有恒持嶢華不以顛

石損其形虬木不以折枝毀其幹君子不以
權阨決其維是以三閭九遷而未悔孫敖旅
進而弗愉展季抗迹于三公姬旦孫德于碩
膚豈其情之爾殊哉固以義爲不可離也故
齊得齊失達人之極融融娛娛味道之腴遺
物定志守德之止改玉改裳不改其行至人
恬漠與道翱翔損華宅實時暗久彰斯非美
乎且聞之舉世同好矚然莫淆慎修可願神
聽不怵火齊彌光乎莫眊大屈厲質乎重銷

隋阿別利于糾紛新栢辨節于後凋衆庶憑
朽乎株木賢哲蜚聲于寥寥二先生者獨行
不懼脛世不幽覽輝千仞德音矯矯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斯之謂與至若堅磷于
砥絲涅而緇鏤剛以折荃化爲萋違則去窮
易執射時則固二先生之所譏亦非僕之所
敢知也

說弓

有持大黃于市者勁柘疾角深勦固撫力中

六鈞質素而弗緣三月而莫之售歸取敝頭
而飾之穹隆重形象幹珠贖稱價千金觀者
忘瞬于是通侯諸豪互市疾得持弓反走道
逢飛鴻繳矢而射之矢墮車下弓分爲兩惶
惑慚悞俛首盡氣終日而不敢言也嘻嗟病
哉今之用武者其若此矣古之論將也惟其
才不惟其類是故舉于國族于大夫士于卒
伍甚者于管庫奴虜曰求任其事焉今也惟
其世不惟其能所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者非

帶礪綺紈之子不與也垂金貂披紫符若兒
戲然寄空名于三軍之上耳至其蓄縮逗撓
邪揄外玩身不以爲耻而任者不以爲非曰
制也習有故焉迺今轉漕之法也令甲曰服
勤而事集者三歲而陟不問其等是不習有
制乎然所以僉揚而廷簡者非指揮又不與
也迺千百夫之長也瘁力殫知督輓而會期
終歲逾紀老死不收上有世及之私下多抱
關之怨嗟乎以勸難矣千戶鞏君巨川武而

才者也督漕于今七年會有制武官得入
粟市級署事于是鞏君入粟爲指揮得署事
橫金衣朱入謁屠子屠子曰善勉哉君之才
大黃之材也鬻之七年而不售今也幹飾而
贖文行且爭市而服矣其母敗于飛鴻爲市
者所醜以呈六鈞之功則僉揚而廷簡也其
弗自茲始乎予且觀矣

中麓說

往予觀于岱宗循徂徠而東岡巘鬱岬礧巖

嶙峋奔崩而前者蓋目弗及覩也又東沿章
丘登胡山峭蒨迴復岑嶠參差中峯穹窿標
野異狀遙瞰滄海齋溱在下極扶桑迎朝曦
潮波汨起光恠詭絕不可殫盡其陵麓窅隆
壤埴彌望稱齊魯之膏腴焉蓋元淑之委奇
而仙靈之都也故其地亦多鉅人長者有山
嶽之致焉司封李子伯華嘗居其中自稱中
麓子時與予道胡山之勝欣然槩于予心若
再游其巔歷歷睹記之也予嘗謂學士先生

之于世也雖靜躁殊軌取舍異途然大約可
知矣道巖穴者絀朝市甘富貴者羞沉淪孔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信哉嘗比而論之不
賓之士絕塵高蹈蟬蛻于塵埃彼其視世若
垢也故踰然而自清雖失其中行然志意足
高矣至于貴顯廊廟邈焉山林之思則將浮
沉澆忍局促寰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沒
而名不揚諺曰注瓦者工注金者蒙何者得
失愈厚則內視益眩也今之縉紳樂仕者亦

往往雅志山林至命以自謂然矯易去就則相違遠矣豈所謂道不同者非耶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神馳劍曠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蠖屈得時則行知難則退翩翮居貞其于富貴巖穴無有也故能揆道豫慮抗志潔身垂休而譽無斁矣豈若拳搯撩忽入而不出如世之爲沾沾者哉中麓子鐘毓靈會潛居玄思所以周矚逖觀制用于世者深矣故其仕也矯乎欽岑淵澄山峙爲時

名大夫乃其踐治官進退羣吏必將屏黜榮僞匡鎮流俗獎寥廓之高蹈振阿澤之幽人使縉紳平居自厲有詘身不辱之節則中麓子于胡山之致得之蓋益深矣若夫沉冥物外盤桓崇墟習勝而不能釋則東人士之所共于中麓子何有哉

讓陸大夫文

天子熙寧海內宴然無非意之傲興禮飭樂綏和神人乃肇建七廟紹隆古之上儀垂

範罔極復繕治諸宮室臺苑示後世無所加也惟時詔二三文武大臣經理諸務司空紀材百工協敘于是武大臣侯勛論奏工曹主事瑞杖工官某死下詔獄雜治陸大夫幼淳時為繕部郎中上疏曰臣時雍言臣聞為人臣者毋曲言毋遂事宜和協誠靖共厥位否則有刑所以杜不軌懲壅蔽也乃主事瑞素未與工官某接何得輒杖以死武定侯勛習怨瑞輒誣按且弗集諸經理臣擅署名進

御所欺罔誑上大不敬請逮治臣時雍病憤不任事請罷謹昧死言詔下御史臺御史臺奏郎中時雍先事規禍宜併案乃謫陸大夫提舉廣東鹽司諸公卿以下覲大夫者率咄咄爲大夫頌枉史應峻見讓之曰嗟乎陸大夫來若有罪吾數以責爾若聽毋怠夫有國家者厚府藏儲錢穀豈有他哉將以建事而快意也今天子創立鴻業鳩營駿功是故其用財宜若建瓴之下焉民趨之若涌泉之

赴焉雷震響馳衆舉雲集而後不日之程可
稽也迺大夫躡躡細廉底勤夙夜計徒經物
出納辯等其視公府之積也若私資焉瑣慮
繁度而弗忍釋也衆庶懷怨豪強切齒下不
以爲恩而上不以爲便是大夫輕重易揆罪
一宮室迤邐輪宇炳奕金璧之光垂垂燭地
聞者愉耳觀者逸目其幸就而見之以爲神
仙之宅帝天之廷莫不大喜崩角悅怡而歸
而大夫稱首功乃獨俯而戚曰是國用之所

鱗集民力之所輻湊也是大夫欣戚伏情罪
二諸工肇殷大賚駢及上自徹侯公卿下逮
攻工胥史無不蒙被渥澤命筵授几被絳衣
坐采墜交輸左持醴肴右擁金綺橫視揚揚
以爲受恩逾量萬世無極而大夫中坐悒悒
復吡吡曰臣等以奔走微勞引繩督墨因力
就技歲廩大官日厯勞問終始一工而旬日
蒙恩者以十數彼邊塞之士被堅秉銳身暴
露于野幸尺寸之功以希旦夕之賞文吏薄

稽軍庸弗錄賞之弗洽臣寔耻之是大夫矯節以抗衆罪三臣子之于君父見其愛亦愛焉惡亦惡焉是故莅官者遇下則視遇等則議遇上則俯遇君之所幸則偃僂而走耳武定侯勛 天子之所尊重海內所共知也其寵靈之所憑藉勲威之所鎮懾將何有于大夫而大夫違君之愛渝士之分干國之紀以議宗臣搯扃鬚而侮之靡不幾矣是大夫不量力而干上罪四夫人臣勤勞終其身冒一

罪猶足以死而大夫叢讐積釁蒙誤恩遷海外竊以爲大夫何幸也大夫往矣其急改行易操無蹈于初非無斤斤以鬻廉無穢穢以貿直曠惠以逮下戢節以媚上巽恭以悅衆浮沉以就俗則大夫之謫自是且進矣不然予未知大夫之所稅駕也于是陸大夫起曰謹謝子子行矣吾聞之矯矢之絲不可以紉衣蓬纍之士不可以駕車人固各有志也予往矣子無嘒嘒以污我遂登車不顧而去

與陳約之書

約之足下僕不佞懷悃忿之褊心蒙丘壑之
陳姿土缶乖音乎大雅已謔異曲于陽春自
分與世寡所儷也而二三知己如足下者乃
獨傾蓋投歡飛聲嗣節聯禪周道決驟休庭
優游省闈則並檠方鏡揚摧古今則鏘金叩
玉共衾裯于祗苑班纓組于瑤林每屆令宵
牖湛清酒明月在戶蘭燈並輝飲若沃漏卮
氣若噓溫谷天地一瞬生死俱捐樂哉斯乎

以爲千歲無爽也良時難豫盛事無常至于
今三年耳足下執憲湖湘王生秉文鄒魯應
德解綬鴻棲于東吳而僕曳裾陸沉于司馬
參商殊麗江湖異途靜言思之恍爾有卽若
次律索遺于故甌迹虛希聽于足音也是以
永寐寤懷向風馳思西望懷仲宣之賦南首
高延陵之節東睇汶岱又憶子長過孔氏之
廬徘徊而不能去也嗟乎君子同道身睽志
親哲人樂天晉退無疚僕初春抱疴今夏之

季矣想足下已知之歲年未衰顏髮就改寧
受重馳悠之器哉方將稅駕吳丘反舟蠡澤
晞髮天台之嶺濯纓東海之波飛觴蘭亭探
奇禹穴然後耽思六籍總貫一家斯亦達人
之大觀不朽之盛事也苟神會有徵盍簪偶
志則延平之劍豈隔殊淵卞氏之璞終爲世
寶耳處叢多棘習險易傾足下與王生慎之
裁言無敘聊布鬱衷時因翔鴻竚聽逸響

與呂生書

近臘月中朔氣寥寂層冰彌野溫土殊可念
日啜凍葵霜齏手裂不任七鬯山筍林橘芳
液薦齒邈然興思矣比孟春時條風吹林草
木芽茁雪尚時下然雲易舒耳夕月映郭寒
星濛濛然時或明滅漸久則瑩然眩觀萬宇
浮潔宮殿鱗鱗然披瓊玉也曉入院署春陽
暉暉松枝布庭踈陰晝淨玉河水漣漪與雲
光迤邐輕儵出游羣鷗下上悠然鶴鳴時復
與飛泉雜響此時心清神娛徜徉忘倦矣故

鄉花卉蔓發湖山可觀疎梅飄香蒼幹披月
竹風拂徑鳥聲嚶嚶相聞似更逾此樂也然
迥焉幽居幸絕塵事二三友惟文字往來亦
近仕隱矣多念曩昔與足下臨流飛觴攜手
稱詩南北萬里眷焉于懷足下以清廟之才
幸能自致使應埃無寒宿盟則建禮同昇承
明並下友朋聚樂他又奚言臨風悵然不次

屠漸山蘭暉堂集卷之十



